

红宝石之歌

SANGEN OM DEN RØDE RUBIN

[挪威]阿·米克勒/著 裴显亚/译





漓江出版社

版权登记：桂图登字 20-95-14

红 宝 石 之 歌

〔挪威〕阿·米克勒 著
裴显亚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4 字数 288000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ISBN 7-5407-1754-8/I·1126

定价：12.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阿·米克勒像



译者裴显亚在奥斯陆大学讲课

裴显亚 作家、翻译家、教授，执教于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1943年生，1966年毕业于外交学院，曾从事外交工作，现进行文学翻译及创作，著有小说、散文多种，译著有《饥饿》、《维多丽娅》、《铁手套》、《爱的奴隶》、《雪雁》等。

惟有文学纯洁

——代译序

□ 裴显亚

十多年前，《红宝石之歌》被列入一套文学丛书的选题时，决策者们显然不知道这本书曾经在北欧那块土地上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我作为译者，事先对此书也不甚了解。几番周折拿到书后，我将阅读的情况如实地告知出版社，他们含糊了事，我却从此爱上了这部作品。

从1957年初到1958年5月，奥斯陆市法庭及挪威最高法院对《红宝石之歌》公案做了一年多的审判，此案指控该书的作者米克勒及他的出版商哈·格里格违反挪威刑法B款第211条。这一条款规定对任何一个“印刷、出卖、展出或通过别的途径去散发诲淫文学、画册及此类出版物，或者同如此类罪行的附属品”，都应判处两年徒刑作为惩罚。诉讼过程中，国内一些名教授、名作家、精神科医生、神学家、出版商、内科大夫及其他北欧国家的主要文学评论专家出席，请他们作了文学、历史及哲学方面的深刻分析。法庭上挤满了观众，新闻媒介每天头版头条，对审判作了极全面的报道，使其成为挪威当代最轰

动、最紧张的案子。经过十八个月的辩论，最高法院以十二票对三票宣判《红宝石之歌》无罪，多数法官认为此书不属诲淫。随着时光的流逝，愿意提起那段历史的人不多了，而《红宝石之歌》在这个期间却重印了21版之多，连年走红，而且作者也名望大增。然而，从此米克勒销声匿迹，再没向世人展示过什么新作品，总是处在深深的沉默之中。他最亲近的人说，米克勒是一位非常严肃的作家，经历过那难忘的一年之后，他不是不愿再在文学的路道上跋涉，而是觉得出手的文字再没有超过他在这以前的作品了。他焚烧了一部部书稿。他宁可与世隔绝，默默无闻地过着清寒的日子。在他的余生，也许作家正在苦苦地孕育，寻获着文学的红宝石？

作家的执著使我对这部作品更为刮目相看，尽管这个选题当时被毙了，我还是不愿放弃，非要把它变成中文，让更多的人来辨其面目。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听说我受挫折后仍译这部书，便提出对我进行采访。采访仍然是老调重弹：该书是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呢？还是诲淫书籍？我虽然心里有些犯嘀咕，但还是未加掩饰地向记者说明了自己的观点——《红宝石之歌》的文学价值很高，尽管书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些性描写，但米克勒的叙述天才，表现人和事的、将温情和狂热浑为一体的手法，及流畅优美善于抒发的文字等，都是非一流作家可以匹敌的。更令人钦佩的是，作家敢于用那种最易触及人们神经的方式，向读者阐述了文学永恒的主题——爱情。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谈的看法，并没有引起50年代在挪威那场争论中另一部分人的反应，没有勾起任何一个人的不快。采访录音实况在挪威国家广播电台播出后的个把礼拜，电台的驻京记者向我转达了米克勒的感谢，感谢我能理解他这部书的宗旨，并把它译介到中国。同时，他还带给

我这样的信息：出于维护作品的严肃性，一、作者只承认两种英译本里美国的全译本。二、作者要求任何国家和地区出版《红宝石之歌》之前一定要先出它的姊妹篇《月亮姑娘之歌》。我尊重作者的意愿，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并以戏剧性的办法才得到该书 Dell Publishing 版孤本的复制品。我边译《红宝石之歌》边找《月亮姑娘之歌》，这也是致使这两本书时至今日才出版的一个原因。

直至1990年，《红宝石之歌》的译文全部脱稿，这时候我才有机会回过头来仔细地回味它的美。像西方的文学评论家说的那样，米克勒确实具有劳伦斯的功力和优美，并且有他独具的诗人气质和语言大师的天赋。米克勒书中的性描写不淫秽，不是为写性而写性来促使读者惊讶而给他们以感官上的刺激，而是始终为了一个神圣的使命——向读者解释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作者在卷首就忠告人们：“此书应当读上两遍，它还包含着一个启示。”作者所写的是生活，逼真的年轻人的生活，而生活是离不开性的，就像生命离不开精神上或物质上的食粮一样。那些表现出来的情欲，要么出自年轻人的空虚无聊，要么出自他们的青春蠢动，要么出自他们不负责任的恶习，这种现象古今中外皆然。大凡碰壁多的人，都往往从残酷的现实受到教训，在浪费了那么多精力，深深地受到良心的谴责之后，书中主人公找到了爱的所在。在故事有了头绪之后，主人公在一段自白中说道：“我过去认为，肉体上的满足就是一切，现在我明白了，那只是很初步的东西。今晚我才踏上了圣洁的土地。”尽管这样的小插曲未免显得过于谨慎了些，但那青年毕竟找到了爱情的红宝石，终究踏上了圣洁的土地。

《红宝石之歌》译完后，我正好有个机会访问挪威。米克勒的遭遇使我深为同情，他的才华使我更为仰慕，我对接待单位

的先生说，如果可能，很想拜会一下作家。大概是为了弥补不能使我满意的欠缺，挪威作家协会主席和翻译家协会主席联名请我吃饭，席间诙谐地说：“我们宁愿为你安排见易卜生！”他们的无可奈何让我感到见米克勒确实不易。他们非常认真地补充道，据他们所知，从那个案件后，他不见任何文化界人士，更没见过哪位外国作家。在挪威访问期间，文友们和我谈到过很多次米克勒，谈得很多，谈到他的聪慧，他的技巧……还谈到对他的佩服。通过这次访问，我又从挪威的同行们那里得知，米克勒是一位让人心服口服的作家。回国前夕，朋友们给我找到了《月亮姑娘之歌》的英译本，读完后，又是一次美的享受，于是我又把它当成文学精品翻译起来。

1993年夏，我被派往挪威作访问学者的时候，《月亮姑娘之歌》译事总算了结，我想借在挪威逗留期间对此书作一些了解，为日后出版做必要的准备。可是我跑了很多图书馆，查遍了资料，除在《月亮姑娘之歌》自己书皮上印的那些大西洋两岸报刊的褒奖之词以外，再没有找到有关它的文学评论。我想这也难怪，尽管《红宝石之歌》的封二上醒目地印着“由《月亮姑娘之歌》的同一作者著”来说明此书的成功，然而那个公案使得《红宝石之歌》的知名度却超过了《月亮姑娘之歌》。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评论界把米克勒比作劳伦斯，比作托马斯·伍尔夫是在《红宝石之歌》问世前的事了，可见米克勒绝非是因为那场官司才引起人们重视的。我在译这两本书的时候，对《月亮姑娘之歌》有些偏爱，虽说作者的文字同样优美舒发，作者同样都突破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写法，我总觉得《月亮姑娘之歌》中的新尝试更多一些，它的挪威气氛更浓一些。我怕我这个外来者的感觉不准确，曾不厌其烦地请教过不同的挪威朋友，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更喜欢《月亮姑娘之歌》。我记得有一次和毕约

格·维克在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谈起过《月亮姑娘之歌》，这位名震当今挪威文坛的女作家对这本书赞不绝口，这一来我才松了口气，能为自己在译这两本书时如同本国读者那样来把握对作品的感情而庆幸。

我在挪威还是无法见到米克勒，算算回国的日子快到了，只好写信向他讨两本书的版权。信发出不日，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当对方说他是米克勒的时候，我脑子里油然出现的是挪威文学史上的这个名字，根本没有想到是作家本人，因为他是一个不可琢磨的人。我终于回到了现实之中，一边为自己感到突然而歉意地和他打着招呼，一边迅速地调整着思路准备和他谈点儿什么。我们很自然就把话题转到我译的他那两部作品上去了。那似乎是一段十分学术性的谈话，而米克勒又不失对客人的友好和热情。我们从人物的性格、语言谈到作品的结构以及在《月亮姑娘之歌》开头和结尾采用的那些探索性的手法。双方都毫无准备，但却非常真诚而又尽兴。大概我们都意识到时间不早了，米克勒建议找时间再聊后，我们才放下电话。那天是过了圣诞节的第二天，在人们仍然沉浸于欢庆的日子里，这位不被人理解的作家是否也做点文学孤独以外的什么事呢？我想着。这位伟大的作家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仍然非常健谈，思路敏捷、通晓世事，具有常人难有的那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对生活的热爱。最后他还没忘记对我说，关于《月亮姑娘之歌》和《红宝石之歌》两本书的翻译版权，他会尽快通知他的出版社的。那天晚上我有些意外的兴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那次谈话竟是我们的诀别，就在我们通过电话的那个星期五晚上，米克勒与世长辞了。后来，GYLDENDAL 出版社的经理告诉我，从米克勒转给他们的信看，作家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签字同意把两本书的版权给我的，听后我心中产生一种无名的悲伤。

“惟有文学纯洁。”这是那天晚上米克勒对我说的一句话。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米克勒才从那次难忘的事件之后离开了这个有许多不纯洁的尘世，去追求人生最纯洁的东西，向人们展示一颗作家的心。米克勒死后的情景多么清楚地体现了他对这项事业追求的执著。米克勒的死只有一条简单的消息报道，新闻界无法了解到他再多的东西。奥斯陆人只见过他常在寒风中漫步的身影，只见过他常常彻夜伏案的灯光，知道他很孤独，知道他在辛勤地耕耘；而现在只能是期待他身后向世界献出的“红宝石”了。挪威最大的报纸《晚邮报》从GYLDENDAL得知我在他们的首都，并且很可能是米克勒和外界最后交往过的幸运者，于是兴师动众地派出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到我住处进行采访。我一个没有见过作家本人的人怎敢妄言，整整一个下午，只说了些挪威当代几位作家和我接触中对米克勒的美言和一些中国中、青年作家读过我这两部译稿后的赞叹。那天下午雪下得很大，但是我们越谈越觉得温暖人心，因为人是有人性的，而人的生活中又有米克勒这样真诚的作家。在记者告辞的时候，我向它们提了两点请求：第一，请他们在为这次采访留影时，尽量多取些窗外的大雪作为背景，以象征米克勒文学的纯洁；第二，在报道此次采访中，请勿用那些不干净的文字，以示世间应该多一些清白。我想这也是作家最大的心愿。两位记者明白我的意思，答应了我的请求，第二天报面上出现的照片背景广阔洁白，标题为《应穿晚礼服读的米克勒》。现在当我把米克勒的这两本书献给中国读者的时候，我希望再次重复作者的忠告：“此书应当读上两遍，它还包含着一个启示。”是的，西方人应该穿上晚礼服读这两本书，而我们，应该潮洗得干干净净，静静地坐在那里，心平气和地读，这样也才不枉费作者一世的苦心。

目 录

• 译者前言 •

惟有文学纯洁.....	(1)
第一章 有白天鹅的公园.....	(3)
第二章 要复活的维苏威火山.....	(13)
第三章 我真不知道中产阶级是怎么生活的?	(24)
第四章 旅途中.....	(27)
第五章 公野猪.....	(37)
第六章 五十只白肤金发的饿狼.....	(47)
第七章 蓝封面的书.....	(59)
第八章 塔那那利佛吗?	(69)
第九章 什么是贞操?	(82)
第十章 恶有恶报.....	(88)
第十一章 来自墨西哥的友谊之手.....	(100)
第十二章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09)
第十三章 陆军上校.....	(116)
第十四章 一位信任你的姑娘.....	(122)
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者学生小组.....	(126)

第十六章	所罗门和希特勒·····	(135)
第十七章	1938年12月8日·····	(143)
第十八章	能原谅你，老头儿·····	(152)
第十九章	一连串深深的内疚·····	(156)
第二十章	清洁的躯体加上工厂的音乐会·····	(159)
第二十一章	活受罪的一夜·····	(170)
第二十二章	头儿们·····	(178)
第二十三章	英 雄·····	(205)
第二十四章	关于“好”·····	(208)
第二十五章	马 厩·····	(211)
第二十六章	红色骑士·····	(223)
第二十七章	放荡的骗子·····	(233)
第二十八章	上帝给人们计算日日夜夜吗？·····	(238)
第二十九章	吊在檐槽上的男孩儿·····	(242)
第三十章	在哪儿替马找个马厩呢？·····	(261)
第三十一章	我们为什么已经爱过还非得再爱呢？·····	(264)
第三十二章	“拥抱可是件美事儿”·····	(275)
第三十三章	助理药剂师·····	(286)
第三十四章	驾驶主考人和宇宙·····	(294)
第三十五章	公用电话亭里·····	(301)
第三十六章	穿晚礼服的年轻人·····	(309)
第三十七章	蓝椅子·····	(321)
第三十八章	想对一个女人倾吐衷情而对所有女士 作演讲的小伙子·····	(334)
第三十九章	无辜的一刻·····	(341)

第四十章	最美好的一个夜晚·····	(351)
------	---------------	-------

第四十一章	红宝石之歌·····	(366)
-------	------------	-------

第四十二章	尾 音·····	(370)
-------	----------	-------

· 附录 ·

《红宝石之歌》公案	·····	(373)
-----------	-------	-------

译后记	·····	(381)
-----	-------	-------

时代要查我的通行证，要看我的手印。
而我却生性隐秘。
时代搜寻了我；
但并没找到我的痛苦。

未来的青年会耕耘大地吗？
我们并不都想得到那些死气沉沉的行星。
我们共同渴望的是彻底的理解。

此书应当读上两遍，
它还包含着一个启示。

作者自题

第一章 有白天鹅的公园

在平静无人的春夜你从街道走向公园，站在公园大铁门前举手拨开那个大大的旧铜门闩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有些堵得慌。

这也许是因为夜的缘故，也许是因为夜是一种不太寻常的时光。你像个有经验的小偷儿一样，人不知鬼不晓地一转，匆匆地向街道远处的那些房子瞥了一眼。那些房子都已熟睡了。成百上千的窗户都拉上了帘子，什么也看不见。这座城市入睡了。

也许因为你要去的地方过于僻静。此刻，一个无人的公园使你模模糊糊地有一种神秘的感觉，犯罪的感觉。在我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我们都在公园里有过一些趣事。我们有那些趣事，是在春天，是在黄昏，是在黑夜，是在空气里充满了泥土和树木气息的时候。

或许，是因为对公园有一种不可宽恕并难以改变的看法：一旦进去了，你要有驱邪术，要有决心，甚至要受到惩罚才出得来。当然，公园总是会有平静的闪烁着光彩的绿洲；不过，那只是从外往里看的时候。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绿洲有一个高高的铁篱笆围着。你就会被关起来。摇曳的柳枝把这个绿洲变成了牢房。你去那里是为了要迫使自己赴约或做出什么决策吗？黑夜在细细地注视着你，并将告诉人们你安的是